

【家有法规】

老母亲的“四不准”

□侯家赋



老母亲今年81岁了,尽管不识字,可老人家深明大义、通情达理,颇受左邻右舍的尊重与爱戴,她在我家定下的“四不准”,更为邻居和亲朋好友所津津乐道。

“一不准”是:闺女不准在娘家过节。我有三个妹妹,都早已出嫁。自妹妹出嫁后,母亲没有让她们在娘家过一次节日。她说:不是娘不想让你们在娘家过节,你们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,上有老、下有小,你们的婆婆、公公都希望你们全家聚在一块儿,欢欢喜喜地过一个节日。你们如果来我这里过节,他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?你们来看我和你们的父亲,可随时间来,但节日绝对不能在我这里过,我们有你们的哥嫂陪着就很好。

“二不准”是:不准单独给她和父亲买礼品。孩子给父母买点礼物,送点礼品是人之常情、天经地义的事。可老母亲就给我们立下了规矩:不能单独给他们买东西。儿子、儿媳给他俩买点东西,她总是问:给那边的父母买了没有;闺女若给她买点东西,她还是问给她的公公、婆婆买了没有。直到说双方的父母都有,她才肯收,不然,坚决不要,并且还要打电话向对方询问,直到情况属实后,才肯收下。她说:

两边的老人都是一样的,不能为了自己的亲爹、亲娘,而冷落了公婆和岳父母。

“三不准”是:休息日不准儿媳做家务。每逢休息日,我家做家务的总是儿子和闺女,儿媳则陪她和父亲聊天、说话、打扑克。她说:平时家里的活都是儿媳干的,她们最辛苦。休息日应该让她们好好休息,家务活就该让儿子和闺女干。就这样,每逢周末,我们家做家务的就是哥哥和我,还有妹妹。多年来,妻子和妻子总是盼着周末到我母亲那里去过。

“四不准”是:双休日不准只在一家过。原来没有实行双休制度,母亲就要求我们,星期天不能光往自己家里跑,要在父母、公婆两家之间轮流过。这个星期在这家,下个星期在那家。实行双休以后,她就要求我们一家一天,不能厚此薄彼,有远有近。

老母亲的“四不准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,就是这“四不准”,拉近了亲家之间的距离,让我们几家人沟通了感情,我们几家就如同一家人,从来没有半点的隔阂,更没有红过脸,吵过嘴。我们将终生牢记并严格遵守母亲的“四不准”,并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。

锡婚之年的我,老婆指责我说,耳朵不好使。她质问我,是不是要不惑,各项机能下降了?我连连应答,大概是吧。我阳奉阴违,老婆的问话,像是穿耳风,这个耳朵里进,那个耳朵里出,在耳朵里,瞬间即逝。

耳朵里生了茧子,是自我保护的进化。十四年的婚龄,已经令我饱尝唠叨之苦,渐渐,我的耳朵就生出茧子,像是穿上了盔甲,再也不会遭受老婆的言炮语弹攻击。

【家事直播】

耳朵生茧情感浓

□史连永



【欢乐家庭】

会说话

□孙美娟

女儿为了得到她想要的那套魔幻书,这几天对我和老公极尽讨好之能事。

吃晚饭的时候,女儿一个劲地夸奖我手艺好,说这水平到五星级大酒店弄个总厨当当也不成问题,说得我心花怒放。

吃完晚饭,老公走到镜子前,拍着肚子说:唉,这些日子没运动,肚子又大了。

女儿赶紧走过去,拍拍镜子的边框,乖巧地说:老爸,哪里是你的肚子大了,分明是咱们家的镜子太小了嘛!

不听话的孩子

□王京芝

五岁的女儿闹着要去逛超市,我正在津津有味地看杂志,就没同意,这小家伙就闹开了,一会儿哭鼻子,一会儿哇哇叫的。

我“啪”的一声合上杂志,生气地说:“妞妞,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扔出去,然后从大街上捡一个小孩回来!”

女儿愣了一会儿,我以为她被吓到了,心里正得意洋洋。突然,这小家伙“哼”了一声,一脸不服输地说道:“你捡不到听话的小孩了,大街上的小孩都是因为不听话被妈妈从家里扔出去的!”

售后服务

□达婷

老公最近做了回大媒,将他单位的小伙介绍给了朋友的女儿。也不知道老公是第一次做媒太激动,还是成人之美心切,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,并给两人出谋划策。

这不,老公正给男孩子打电话呢,让男孩子别整天跟女孩子聊QQ,要多出去约会,花前月下才有情调。

我听了,冲女儿努努嘴:“瞧你爸,牵个线不就完了嘛,搞得自己跟专家似的。”女儿说:“这是我爸长期做销售工作落下的职业病,做媒也讲个售后服务嘛。”

【记者妈妈育儿手记】

育女小事

□李丽

示弱

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情景。护士把她裹进襁褓,安静地放在台子上,她微微睁开眼睛,看向我这边,小手还悄悄从襁褓里伸出了几个指头,弱小得像一枚刚发出的嫩芽。我躺在产床上,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她拥入怀中。

当妈前我从没想过,小婴儿的力量真的是无穷。这种力量不是体力上的,她不会说话、不会走路,却可以让全家人围着团团转,她一哭、一撇嘴、一伸胳膊,大人就不得不赶紧回应,老人说孩子不能惯,可对她的种种示弱和渴望得到帮助的可怜样儿,我实在抵挡不了。还在坐月子期间就成天抱着她,哄啊哄,亲啊亲,月嫂看我当妈的猴急样打趣说:坐月子不是开运动会,得多躺着休息。

起名

给孩子起名应该是每个新科爸妈最纠结的事儿了吧,从几千个汉字里选出一两个最能代表父母心意的字,实在太难了,恨不得再多造点字才好。有朋友索性把这一使命交给专业人士,于是满大街的起名公司生意兴隆。也有朋友先凑合着上了户口再慢慢改,可改来改去,越改越不满意。

孩子的小名从怀孕就起好了,因为立冬那天查出有喜,就叫冬冬。为了起名,我们也拜托了德高望重的前辈,名字起了几个,可家里人意见很多,名字要避讳,不能跟长辈名字里的字重了,要不要论辈分,笔画不要太多……一圈要求下来,我跟孩儿他爸已经不知道咋好了。索



每晚下班,下了公交车往小区走的路上,最期待看到女儿冬冬在路口等我。见到妈妈,她总是兴奋地在姥姥怀里张开双臂,“妈妈、妈妈”地喊着让我抱;有时候下班太晚,进门看到她熟睡的样子,就会忍不住亲亲她的小脸蛋。当妈刚满一年,真没什么成功的育儿经验可分享,倒是有几件小事很难忘。

性回到起点,我们就凭着喜好和祝愿,冬爸喜欢“清”字,清清白白做人,我则希望她做个淑女,《诗经·国风·郑风》里有写美人的诗句: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;有美一人,婉如清扬。就这样,小女的名字有了,朱婉清。

察言观色

冬冬6个月前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查体。我记得,大概4个月的时候,一次测智力,护士阿姨在桌子上放了3个小小的积木让她拿,她坐在姥姥怀里,看着积木,又看着阿姨,想伸手够,又忍住了,再抬眼看阿姨,好像是在征得阿姨的同意,阿姨和蔼地说,你拿吧,你可以拿。她好像听懂了,一把就抓过去,还笑了笑。姥姥忍不住说,这孩子还会看人脸色啊!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真想不到,小小的孩子竟会察言观色,可在家里她从来都是我行我素,咋出了门就不一样呢?月嫂刘阿姨就说,孩子是最知道谁对她好还是不好的,不是通过语言,而是看人脸色。

最后一页

今年六一是冬冬第一次过儿童节,我从网上买了几本儿童绘本,其中一本是美国的《棕色的熊、棕色的熊,你在看什么?》。绘本中通版都是大幅图画,一页接一页,一个动物接一个动物,直到最后出现了一群孩子,每次给冬冬讲这本书,我都翻到有好多孩子那一页就结束了。

直到有一天,冬冬自己翻书,翻着翻着竟然在我以为的最后一页的后面又翻出一页,那一页是总结性的,把前面出现的所有动物都放在一起,显然这才是最后一页。看到那一页我像发现了新大陆,惊奇地大叫:“原来后面还有一页,我以为到那里就结束了!”显然,是我先入为主了。

在女儿悄悄长大的一年里,与其说是育儿,不如说是在跟一个婴儿的交流中潜体会着世间最朴素的道理。古人云:至乐莫如读书,至要莫如教子。在心里,我一直把教育孩子当成最重要的事情,尽管常常忙于琐事而力不从心。

(本文作者为生活日报重点新闻记者)

老婆具有一般女性的特质,那张嘴,好像天生为我而生,那双眼睛本能为我而长。自把她迎娶到家,我便多了一个“警察”来看守我,我像罪人,接受她的改造。结婚多年,一个字,“烦”。幸运的是,我进化的能力超强,耳朵里长了茧子,我也自然而然地享受清静。

按生活习惯来说,我和老婆不会走到一起。妻子注重仪表,好面子,重礼仪。一句话,极为讲究。我大相径庭,不修边幅,邋邋遢遢,为所欲为。就拿我穿衣服来说,是老婆对我改造的长期工程。我敢自吹,结婚十四年,我顽固不化,虽然有所改善,但收效甚微。老婆送我一句话,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。老婆依然不离不弃,持之以恒地坚持改造。

大概老婆前生欠我的,我俩第一次相见时,我的一条裤腿上沾有泥点。可是,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把老婆娶到了家。老婆时不时翻腾出这件事,对我褒贬一番。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,老婆说这件事不下百次了。我强大的免疫力,就是老婆的执著,催我应运而生。

老婆的唠叨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上。早晨上班刚要出门,我像吸铁石一般,把老婆那两眼睛吸引过来。老婆扫描我神速而细致,我的头和脚,一览无余,我的禀性决定了我,肯定存在大的瑕疵。不是领子窝着,就是头发凌乱,或者褂子角窝着,老婆每次都有所收获。即使有朝一日,我机灵些,让老婆省心,自己精心装扮一番,可是以老婆的标准,她还是能挑出“骨头”。天天如此。回到家中,老婆还要拷问一番,在哪里踩土了?往哪里蹭灰了?几个问题让我应接不暇。

老婆对我犀利言语,不只体现在穿衣,而是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,真正体现了“相夫教子”的古训,事无巨细地对我无微不至。

随着我们的婚龄不断增长,渐渐老婆的话在我耳边,只是徘徊,但是进不到我的心里来,心里清静。我依然我行我素,虚心接受,拒不改正。

夫妻之间,就是一种生态,保持着一种平衡。时间久了,一方的缺点会镶嵌在对方的心里,紧密相连,成为一个整体,谁也离不开谁,一方没有了缺点,哪一方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;一方不进行改造,另一方的缺点也会泛滥。